

青年学者丛书

批判与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辨析

◎ 任昞 著

青年学者丛书
QINGNIAN XUEZHESHI
CONGSHU



安徽大学出版社

批判与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辨析

任 昞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任 昶 著

青年学者丛书

批判与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辨析

QINGNIAN XUEZHE
CONGSHU



安徽大学出版社



西安政院201 2 0235114 8

批判与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辨析
任 昶 著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 23003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28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责任编辑 张育棋 封面设计 包云鸠

ISBN 7-81052-087-3/B·6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次

导论	(1)
一、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
二、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总体透视	(6)
三、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意义和方法	(16)
第一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特征的新解释	(23)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动力结构的新变化	(23)
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生产力	(24)
二、科学技术是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26)
三、“科学技术至上论”驳议	(31)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征	(37)
一、社会制度结构的重新政治化	(37)
二、凸现的“技术——组织——管理机构”	(41)
第三节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动	(43)
一、统治阶层的结构性变化	(44)
二、当代工人阶级的概念和发展趋向	(46)
第二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形式的新理解	(53)
第一节 当代科学技术异化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	(53)
一、技术与理性	(54)
二、工具理性与交往合理性	(59)
三、新的“匿名权威”的建立	(62)
第二节 当代科学技术控制的有效性	(64)

一、政治领域的“一体化”	(65)
二、文化领域的“俗化”	(67)
第三节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西方“新型的极权主义”	(73)
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	(74)
二、科学技术与文化极权	(81)
第三章 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理论的新发展(上)	(86)
第一节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当代发现	(87)
一、马克思的《手稿》和异化问题	(88)
二、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本主义化	(91)
三、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心理学化	(94)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举要	(99)
一、20 世纪的劳动异化论	(100)
二、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	(108)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论	(122)
第四章 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理论的新发展(下)	(141)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新特征	(141)
一、从经济“物化”转向心灵的支配	(141)
二、异化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	(145)
三、从劳动的异化到“异化之异化”	(147)
第二节 异化的根源和内在机制	(149)
一、“生存两歧”是异化之因	(150)
二、科学技术是异化之源	(152)
第三节 扬弃异化的条件和途径	(161)
一、建造“真正的人类家园”	(161)
二、解放人的“爱欲”	(164)
三、实现技术的人道化	(165)

第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新思考	(169)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	(170)
一、意识形态是不真实的“虚假意识”	(170)
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	(172)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	(179)
一、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	(179)
二、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	(181)
三、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之关系	(184)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合法性	(188)
一、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到政治合法性	(189)
二、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191)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	(197)
一、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中介”.....	(198)
二、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	(201)
三、意识形态与社会无意识	(204)
第六章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新研究	(210)
第一节 从“经济危机”到“生态危机”	(210)
一、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211)
二、“生态危机”问题解决的方式和途径	(219)
第二节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合法性危机	(227)
一、何谓“今日之危机”	(228)
二、解决危机的“新”构想	(235)
三、“危机理论”的改良主义性质	(237)
第七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前景的新设想	(241)
第一节 当代西方社会变革之路	(242)
一、革命的“新”动因	(242)
二、革命的“新”主体	(247)

三、革命的“新”战略	(253)
第二节 “新社会主义”的模式与蓝图	(261)
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认”	(262)
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	(266)
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计”	(271)
主要参考文献	(281)

导 论

20 世纪即将过去,灿烂辉煌的 21 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驻足世纪之交,一切忠诚于人类进步事业的人士都应该对即将结束的 20 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对本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刻的反思、缜密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在反思、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展望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这方面早已做了许多工作,出版了大量论著。其中,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劲旅——“法兰克福学派”最富有代表性。

法兰克福学派因其主要成员都曾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过而得名。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前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派别。为了标新立异,显示其理论的创造性,它以传统文化和教条主义的批判者自居,对发达工业社会,特别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以及意识形态学等方面作了研究与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途径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探索和预测,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该理论内容丰富,见解新颖,但其中精华和糟粕并存,新见和谬误杂陈。它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新的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其二,资本主义制度运作中出现的新特点,以及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新任务。法兰克福

学派对这些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创建了许多新的理论学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上述时代课题的某些深层次思考,为我们把握国际社会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加强对这一理论的分析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途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乃是这个学派在发展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反思的结果。它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所孕育产生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跌宕起伏,迄今为止,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20年代—30年代初):对20世纪早期历史的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23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立和《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办。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引起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爆发了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但到1922年都相继失败了。在20年代初,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正受到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面临着经济困境;共产国际开始着手总结革命经验,积聚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该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1895—1973)和阿多尔诺(1903—1969)确立了社会研究所必须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行社会为宗旨。这一时期,他们着重研究了早期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并分析了欧洲当时的革命形势,得出结论:在早期垄断资

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着超越阶级体制的潜在性,存在着各种毁灭革命希望的力量和机构,因而,革命不会自动产生。

第二阶段(30年代初—40年代中期):对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的批判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方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文化、精神危机,但西方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无显著进展,而且让法西斯主义一度甚为嚣张。为了分析和说明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揭示法西斯势力的猖狂和上台执政的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立即把批判由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作为首要任务。为此,该学派的成员们写下大量的有关著作。其中,霍克海默的《权威国家》(1940),从政治上揭示了这类国家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和警察统治,具有极权主义的压制性的特点。这类国家,既包括法西斯主义德国,也包括实行罗斯福“新政”的美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看法,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把当代社会当作“统一的工业社会”来进行批判的先河。弗洛姆(1900—1980)的《逃避自由》(1941)着重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阶级背景和社会基础,并探究了纳粹的意识形态。而马尔库塞(1898—1979)的《理性与革命》(1941)则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和实证主义。这一切都表明,这时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变化着的资本对政体关系问题的分析。

第三阶段(40年代中后期—60年代末期):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5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这场革命使西方社

会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某些新变化,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研究的新的理论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特征及其变革途径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并把焦点聚集在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这一时期涉及的主要研究课题有: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效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新现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趋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途径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战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等等。我们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1947),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5)、《单面人》(1964)、《否定》(1968)、《论解放》(1968),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3)、《希望的革命》(1968),哈贝马斯(1929—)的《认识与兴趣》(1968)、《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分析新情况、探索新问题的思想轨迹。

第四阶段(70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扩展和深化

从60年代末开始,随着以法国“五月风暴”为顶峰的西方新左派运动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也结束了它的极盛期,而走向衰落。

这一时期,在西方社会,科技革命在向纵深发展,不但世界性的市场经济不断扩大,国际性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平衡失调等全球性问题也在逐渐增多;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仍在加剧。这些都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60年代末以后发展的背景。

该学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及其后学,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总结西方新左派运动的经验教训,在研究

资本主义的理论方向上也作了一些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弥补原有理论的不足。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哈贝马斯开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学转折”。哈贝马斯沿着马尔库塞早年同实证主义论战的思路，同当代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展开了长期的论战，同时他又不断地同现象学、解释学对话，并提出应把语言学的合理性植根在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交往活动的理论中，用解释学，特别是用语言分析概念去消除“批判理论”的不足。依他之见，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最主要是来自社会文化系统的“意义”的“能源危机”。为了避免这种危机，他主张通过以语言为协调的交往的媒介，通过不受限制的交往去改革社会文化并使之合理化。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一交往行为理论，无疑把老一辈法兰克福理论家的“批判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在国际范围内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他的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1970)、《交往与社会进化》(1970)、《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动理论》(1981)等著作中。二是加强了对阶级和国家理论的研究。哈贝马斯和他的亲传弟子奥菲(1940—)都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试图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与阶级性的关系。三是深化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分别在其著作《反革命与造反》(1972)与《合法化危机》(1973)中，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给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所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主张从这种新的危机趋向中去寻找社会变革的途径。

由上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变，它的人物众多，观点繁杂。可以说，时代的发展及主要社会事件，乃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现实基础。我们这里所所谓的“当代资本

主义”，一般既包括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但本书以下各章节所重点探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主要是指其关于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当然在有些论题上也会涉及到某些法兰克福理论家关于战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

二、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总体透视

笔者涉猎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目的，旨在对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比较与鉴别。众所周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而在本世纪初，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面对着西方人所面临的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以及人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者自居，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力图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去研究和批判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它的闻名于世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一批判理论直接继承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引者注）中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所以二者有着表面上的似同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片面强调它的批判性而否定其科学性，因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现实批判的锋芒被他们所钝化，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可谓泾渭分明，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非科学的批判。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人本主义批判

批判精神无疑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所作的正面分析（自由自觉

的活动)和负面分析(异化受动的活动),极大地弘扬了人类理性的自我批判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懈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主要是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本质上是伦理的而非经济的,因此应该回到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轨道上来,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摧残作为重点。

不仅如此,他们还以“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代化者”自居,公开提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文明起源于对本能的压抑的观点,竭力把弗洛伊德主义同《手稿》的人道主义及异化思想糅合在一起,提炼出人的本质是“爱欲”的思想,并从分析个体人的生物的、心理的和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入手,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关系,强调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对人性严重的压抑乃是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所在。在他们看来,不仅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那几种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的异化形式仍然存在并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异化形式,诸如自由异化、消费异化、政治异化、精神异化和社会关系异化等等,所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畸形的、人性严重异化的病态社会。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西方工业社会的人性异化所作的全方位扫描,激烈地抨击了该社会中机器操纵人、机构驾驭人、物欲奴役人的非人道的现象;如实地揭示出人处于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生活优裕、心理失常的异化状态;深刻地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所有这一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合理性的否定无疑是坚决的、彻底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诸领域各种异化现象的揭露也是全面的、无情的,但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这种否定、揭露只是站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声讨,而不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剖析,所以,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能是一种价值悬设的道德批判,因而在根本上是非科学的,是与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精神背道而驰的。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继承的是马克思早期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出发的哲学批判,而丢弃的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批判。从本质上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不是一般的、单纯的价值判断活动,而是一种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它是要将一定的社会及其历史作为认识、反思的对象,从而正确地认识现实社会,并对其本质特征、社会内部事物的种种优劣作出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评价。虽然马克思在早期主要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它后来被马克思所扬弃。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他早年的价值批判进行了现实的理论定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历史性产物,真正的批判只能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总体性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它本身便包含有自我批判的张力。因此,要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就必须深入到该社会的现实结构、活动和矛盾之中,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不再用异化概念来说明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而是用社会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一系列经济范畴来说明异化概念和异化现象。尤其是他运用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

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规定性,从而得出资本关系(本质上即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这一结论,并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运用这一规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流通中的二律背反难题:一方面,资本主义关系促进了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市场一体化,从而导致人们生活交往的世界性趋向;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又必然存在资本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内在趋势。这种经济危机乃是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崩溃与瓦解的内在根据。这样,马克思就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引发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并进而在综合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必然性和它灭亡的必然性,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由外在价值批判向社会内部的自我批判的转换。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吸收的并非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本质的东西,该学派只关注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理论,并力图用这一理论来作为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武器。显然,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批判性的高度统一,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革命批判工具,首先在于它是一种科学的体系。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之中,马克思主义才显示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力。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他们高扬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道德价值而忽视该理论的科学意义,这与他们奉行抽象的人道主义是有直接联系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总是把人类价值观念的形成、发展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8页。